

话剧《锣鼓巷的故事》

编剧：王翔

人物：强子、强子妈、齐主任、林经理、韩导、晓光、楠芳、姜阿姨、警察

时间：当代

地点：北京，某胡同小剧场、强子家

第一场

【剧场。强子、强子妈、齐主任、林经理、韩导、晓光、楠芳、警察、】

【布景，远处高耸着“南锣鼓巷”牌楼，然后依稀是锣鼓巷的街景。近处，一边是小剧场的招牌“胡同剧场”；另一边，则是强子家】

光起音乐起

姜阿姨在树上做运动，强子妈开窗户

强子妈：老姜，又挂树上了！……

姜阿姨：呵呵呵……刚起啊你？

强子妈：早起了，撒撒地。

姜阿姨：你们家强子呢？

强子妈：还睡着呢！昨晚上又玩去了。强子……强子，该起床了，老爷儿都晒屁股了。

强子：吵死了妈，我再睡会儿，大清早的在这嚷嚷嚷嚷……

强子妈：昨晚不晌又搓麻去了吧！又输多少呀。。。就你这样还想买马六儿！买马屁股去吧你！快起床！

强子：（不耐烦）起了起了……烦死了……（翻身继续睡）

强子妈：你还赖着不起，你看人姜阿姨一大早就在树上挂着呢！

强子：姜阿姨。。呵呵，谁能和她比呀。。。他以前是动物园猴山管理员。。

姜阿姨：哎我说强子，你说的我可都听见了啊，这话我可不爱听了！别小区都有健身器材，咱这就这一颗破歪脖子树，我不挂这挂哪啊

强子：姜阿姨，你可得注意安全啊，千万别掉下来，啊……

姜阿姨：哎呦！这孩子真是个有心人。

强子：回头你要是掉下来，就您这吨位，再把地上砸一坑，我上哪给你找土方去。

姜阿姨：放屁！

强子妈：强子……张强子同志！你还甭瞧不上人姜阿姨，你要能当上动物园猴山管理员，你们老张家坟就冒青烟了。

强子：你可真抬举您儿子。哎呦妈啊……

强子妈：嗯？

强子：（边唱边穿衣）哎呦妈妈，你可不要为我生气（唱）……年轻人就是这样莫出息。（强子妈、姜阿姨对视笑）（收光）

剧场起光

晓光：唉……楠芳，你说这是一什么破玩意儿，要么这戏好咱还能练练活，要么钱多还能提前多还点咱们的按揭，两头总得顾一头吧！嘿，这好，整个一两不靠，这活真他妈没法干。

楠 芳：晓光啊，你不要担心的嘛，人家韩大导演本事着呢，都排了那么多经典大戏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不要管它什么烂本子只要让他一过手，准成。

晓 光：就这戏，哼，有点悬。

楠 芳：唉，你不能光指着导演的呀，你怎么着也是中戏表演系本科毕业的，上学时您老人家可牛着呢，这个看不上那个不服的。现在你怎么蔫了？

晓 光：咳，那不一样，我们上学时排的那是什么，那都是世界名著啊！那叫戏！这是什么？

楠 芳：什么？

晓 光：这叫屎！

导演上

导 演：哎~~在排练场里说什么呢，又屎又尿的

晓 光：哎导演，我们在聊戏剧史~~。（是重音）

导 演：行了，别贫了，准备排练吧

晓 光：导演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放着北京这么多大剧场不用，咱们干嘛非选这么一犄角旮旯的小剧场演戏？

导 演：晓光，这你就知道了，这里面还有一个典故。几年前，我跟林经理有个约定，她说有一天，如果她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剧场，一定请我来给她排出戏。当然了，这个戏是比较特殊，这是一应景的活儿，是林经理帮助街道社区排一出反映社区生活的戏，你们也知道我对这种戏啊一向不怎么感兴趣，这不是帮朋友忙吗！所以啊，你也多上上心，多帮帮我，拜托了。

晓 光：得，导演，什么都甭说了，就冲您，这活我们嗑了！

导演：嘿！晓光，够意思！哎楠芳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

楠 芳：也没忙什么呀，这不闲着没事来看您排戏吗。

导 演：那得，你留下来帮我们出出主意、支支招儿。

楠 芳：好呀好呀！

导 演：哎~晓光，这个角色你应该熟啊！你在锣鼓巷呆了四年，周围那帮胡同串子你可没少见，你只要把他们那劲儿演出来，这个角色就齐活儿！

晓 光：话是这么说，可我平时见着这帮人就腻歪，见着他们就躲远远的，实际上也没什么接触。

导 演：哎呀，没吃过猪肉你还没见过猪跑啊，甭跟我这矫情。

晓 光：得，听您的。

（林经理上场，边打电话边跟韩导点头招呼，同时示意两个拉灯箱的工人等会儿。）

林经理：哎陈队你听我说，我们都已经演了好几出戏了，观众总抱怨看不到宣传栏，这次我们排的是反映咱们街道的一出戏，不大力宣传怎么行啊！……什么？不能装？装了也得拆？这哪成啊！哎呀陈队，帮帮忙吧！这都是咱们自己的事儿，您抬抬手这事儿就过去了！……那得，我们先听您的，那就等您信儿，（冲俩工人说）：

工人：放哪儿……这放哪儿呢……这到底放哪儿……

林经理：就先放这吧，两位师傅先停停手，这活儿先放放。（欲走）

工人：哎……钱……（林经理回身给钱，工人数钱）

工人1：几个？

工人2：123456.六个

工人1：齐，走。

（工人下。）

（强子上，叼着牙签，穿个裤衩塔拉板，）

强 子：嘿！这是谁这么没眼力价儿，有这么放东西的吗！回头我那马三儿，还过得去过不去了！甭说马三，就连三蹦子也过不去啊！快点儿，麻利儿的给我搬走啊！

姜阿姨：哎呀强子，大清早你这是跟谁嚷嚷呢？

强 子：哎姜阿姨，您说有这放东西的吗！这搁谁家谁也不乐意啊！

姜阿姨：是啊，这是太不像话了！这谁家的东西，赶紧拿走！（强子妈倒垃圾）

强子：赶紧搬走，再不搬走全给你们丫扔了！

林经理：二位，有话好商量。

强子：没什么好商量的，立马儿给我搬走！

林经理：是这样，工人刚走，您看下午我们搬行不行？

强子：什么？下午？姐姐，您怎么不早上饭下午再吃啊？

林经理：我们这不是没人手吗！

强子：没人手？（指晓光楠芳）他们不是人啊！（晓光、楠芳起反应）

晓光：说谁呢？会说人话吗你！

强子：我不会说人话？你们会办人事儿吗！有这么放东西的吗！这大清早的，俩黑不溜秋大棺材似的放人家门口？奔丧呐！

楠芳：行了行了，大哥，我们这是晚上演出用的灯箱，先放一下，待会儿就搬。

强子：嘿嘿！美女，甭废话，麻利儿搬走！

晓光：什么玩意儿！

（晓光燥热，抖搂一下衣服）

强子：呦！怎么茬儿？要动手，嘿，哥们儿早点刚吃完涮羊肉，正想活动一下消化消化呢！（挽袖子瞪眼奔晓光去，晓光有反应，楠芳拦晓光，姜阿姨拦强子）

姜阿姨：哎呀强子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有话好好说。

强子：姜阿姨，您甭拦着我，今儿谁拦着我我跟谁急！我还就不惯着这毛病了！

楠芳：你行……啊……耍流氓！这人讲不讲理啊！

强子：讲理去法院，我这儿就这规矩！

晓光：你丫到底想怎么着！

强子：怎么着！抽你丫的！（两人冲上去欲动手，楠芳、姜阿姨上去赶紧拦架）

韩导：你们这儿干嘛呢！（冲晓光说意在骂强子）放着戏不排在这儿瞎嚷嚷什么呢！

晓光：导演，这不怪我们，是他在这儿无理取闹。

强子：（冲晓光）我无理取闹？（冲导演）嘿，大哥，您给评评理，大清早儿的弄俩大黑棺材堵我们家门口儿，这还让不让人过啦！

导演（冲林经理、晓光等）：这到底怎么回事？

林经理：是这么回事，我们这俩宣传用的灯箱暂时先在这儿放一放，这不，他们就不高兴了。

导演（装傻）：噢！这这这事儿……我管不了，，我只管排戏。演员走，拍戏去！

晓光：拍戏去喽！

（晓光借坡下驴，众人欲下，林经理欲随众人下）

强子：嘿，管不了啊？管不了你跟这说这么热闹。怎么着，都撤啦！有人管没人管，没人管是吧，没人管我可砸了啊！我可真砸了啊！（踢灯箱）

姜阿姨：砸，我可什么都没看见啊！

强子：走你！（鞋飞，单脚跳着追鞋）

晓光：谁让你砸的！

林经理：那个不能砸！（林经理急忙回身，欲拦阻，警察上。）

警察：干嘛呢，干嘛呢！怎么回事这是？谁报的警？（强子妈上）

强子妈：我报的警。

警察：哎哟大妈，谁打架呢？

强子妈：是这么回事，早上我一起来呀，就看见两个大黑箱子堵我们家门口……

晓光：别听他的，别听他的！（拉走警察）

警察：怎么回事，这是？

晓光：警察同志，是这么回事，我们有个演出用的灯箱刚放在这儿，（强子过去被警察制止）

警察：等等等等，一个一个说。（对晓光）你说，怎么回事？

晓光：这人说挡他们家门口，非要给我们砸了，还要动手打人！

强子：（拉走警察）

警察：（对强子妈）消消气，这事交给我来处理！

强子：警察同志，您给评评理，这还不叫挡家门口，搁您家门口您干吗！

警察：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至于吗，（冲晓光等）你们，赶紧给人腾地儿！（指强子）你，屁大点儿事儿，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！

强子妈：警察同志，话不能这么说，这事儿可不是一天半天了，自从他们这什么什么什么剧场？

强子：破草帽！

楠方晓光：（异口同声）小草帽！

强子妈：就这破草帽剧场开张，我们这街坊四邻就没过一天安生日子！是不是？老姜！

姜阿姨：哎呦！是啊！自从他们这个小剧场开张，就成天在这丁玲桃榔丁玲桃榔的，哎呦……（高血压犯病）

楠方：对对对，演演演……

强子妈：强子，快扶着点你姜姨！

警察：大妈，听您这话，您是告他们扰民啊！

强子妈：对，严重扰民！

姜阿姨：扰民！

林经理：警察同志，麻烦您这边~

晓光：谁扰民了，瞎说什么呀！

强子妈：你们扰民了（姜阿姨上前去打，被强子妈和强子拽回）

警察：（阻拦）安静！继续吵啊……再吵咱们有地说理去啊！

林经理：警察同志，我们自从装修以来，就一直听取街坊四邻的意见

强子妈：听我们意见了？听我们意见了还把箱子堵我们门口？

林经理：他们怎么说我们怎么改……

晓光：光装修方案就改三回了。

强子妈：改三回了，还丁玲桃榔的……

警察：都街坊四邻的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你们赶紧给人搬走就没事了嘛！赶紧搬！（对强子妈）大妈，现在就让他们给你搬了！大妈您看，这不给你搬了嘛！没什么事儿

强子妈：早搬就没这事了，我们都是讲理的人，是不是老姜？

姜阿姨：没错！

强子：美女，留个电话呗……呦，齐主任！

（齐主任上）

警察（往上场门走）：呦！齐主任，您来啦！（齐主任上）

齐主任：呦，小高，大清早就出警了，什么事儿啊！

警察：咳，没什么大事儿，就这小草帽剧场跟强子妈他们又发生点儿小矛盾，我来调和调和。那什么，您先忙着，我还有点儿事儿，我先走了。（对强子妈）大妈！这事我给你解决了啊，都是街坊邻居的，没什么大事儿。您先忙着，我先走了！

齐主任：呦，姜阿姨，怎么今儿没上树啊！

姜阿姨：咳，我刚下来！

齐主任：强子妈也在这儿呢！强子，大清早又惹你妈生气了吧！你呀，这么大人了，该懂点事儿了，没事儿出去找点儿活儿，多挣点钱，好好孝顺孝顺你妈！

（强子楞）

强子妈：齐主任，今儿您可冤枉我们家孩子了，今儿不是我们强子让我生气，今儿是有人让我生气。

齐主任：哟，谁敢让咱们强子妈生气啊，想当年，她可是咱们锣鼓巷一枝花啊！

（强子指剧场人等）

强子：就是他们！

林经理：齐主任，是这样的。（欲说，齐主任按住。）

齐主任：强子妈，我今天来啊，主要就是检查他们的装修情况，看看他们的演出是不是影响咱们居民的生活了。

姜阿姨：哎呦，齐主任，您可说到点儿上了，我们这些街坊四邻苛被这戏园子闹的够呛，您可得好好管管了！

齐主任：那这么着，姜阿姨，强子妈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做做他们工作。

强子：齐主任，他们不但装修扰民，还乱搁东西，挡我们家门口，你可得好好管管。

齐主任：好嘞强子，你也先回去，回头我还有事儿找你聊呢！

强子：什么事？

齐主任：好事！

强子妈：齐主任，那我们就听您回话儿了。

（强子妈等众人下。）

林经理：齐主任，您看这事儿……

齐主任：甭担心，他们啊，我太了解了，我在这块地儿生活了几十年了，这周围大大小小的上百户人家的脾气秉性，我都门儿清！那些问题啊，咱们回头再解决。林经理，我今儿来呢，一是看看咱们这戏排的怎么样了，二来呢，我最近一直琢磨着这么个事儿，咱们能不能把这锣鼓巷的居民生活和发展变化给揉到这戏里边。你看，咱锣鼓巷这些院子，本来都是些敞敞亮亮的四合院儿，可这几十年下来，你盖一厨房，我盖一窝棚，生生的把这四合院变成了一个杂院，到头来，这房子是越住越小，这人的心眼儿是越来越窄。你就说这强子妈吧，年轻时候那也是一风光敞面儿的人，一辈子就让这房子闹的憋憋屈屈的，所以呀，你们多跟姜阿姨和强子妈他们交朋友，多了解他们，从他们的生活入手，来反映百姓生活和文化变迁过程中发生的故事，这样呢，一来化解矛盾，二来跟他们成为朋友，你比如说，强子和强子妈，哎呀，这娘俩儿的故事可太多了，都可以写到戏里边儿。

晓光：哎！导演，这主意不错！这回啊，咱们好好编排编排他们！

导演：（疑惑地）这能成吗？

（姜阿姨回来取树上练功用的绳子，闻听此言，做惊讶状。收光，一场完。）

第二场

强子家

（强子全神贯注的打游戏，强子妈边收拾屋子边抱怨。）

强子妈：（擦桌子）强子……强子……叫你怎么不言语呀！？

强子：……哎呀，妈，有什么事，说……（不耐烦）

强子妈：我觉得，齐主任说的话在理，你说呢？

（坐在强子脚下的沙发上，强子把脚丫子放在妈妈的腿上，妈妈不愿意地挪到了另一把椅子上。）

强子：什么事呀？

强子妈：哎呀！就是你，你还真打算靠租这几间破房子的房租，过一辈子呀？你也找点营生干，别整天介跟家呆着，不是打游戏就是睡觉，……说你呢，听见了没有……

强子：哎呀，知道了妈……

强子妈：哎，对了，你姜阿姨给你介绍的活儿怎了养了？面试了吗？成吗？什么时候上班？

强子：哎呀，妈，姜阿姨给我介绍的那活，就是一催巴，挣不了仨瓜俩枣，费那劲呢！

强子妈：哎呦，那人家公司还每月花几千块钱，请一爷呀？

强子：妈，我是这么想的，那活儿啊就是一催巴，有那闲功夫，我还不如思考思考干点儿什么大事儿呢！

强子妈：呦，你能干什么大事儿啊？

强子：哎，妈，我想开个文化公司。

强子妈：文化公司？就你？张强子同志，你有高中毕业证吗？……

强子：妈，你别看不起人啊！我是没文化，可我有公司啊，加起来就是文化公司！再说了，那些满大街的硕士、博士他们倒有文化，不也在公司给人当催巴吗！

强子妈：强子，你别老眼高手低的，看不起这、看不起那的，哪不一样。你看人家儿，就是当催巴，那也是一有文化的催巴。不像你，你就是当了老板，那也是没文化的公司，早晚有一天也得倒

闭！

强子：妈，你说，什么是有文化？

强子妈：有饭吃……就是有文化！

强子妈：呵呵，饭桶文化！……张饭桶……呵呵呵……

强子：妈，得了，您那点儿心思我还不知道，您不就是看不上我吗？捎带着看不上我爸！

强子妈：你说你这孩子，我这说你，怎么又撒顾上你爸了？这又碍你爸什么事了？

强子：您要看得上我爹，他还能躲到顺义跟几个穷哥们儿开饭馆去？

强子妈：哎！你说你爸啊，把家里这点底都抖搂出来开饭馆了。你说近边儿边儿的家门口开一个也就得了，非要大老远的跑到顺义开饭馆去了。这我也抓不着、管不着他，躲我远远儿的。说是开饭馆，到头来还不是成他自己个儿的酒馆了！哼……指不定喝成个啥样儿呢……

强子：哎呦我的妈呀！您可真是痛打落水狗啊，我和我爸怎么就这么不招您待见啊！说白了，您心里不就只待见那谁吗！

强子妈：谁？你说清楚呢！别胡说八道啊！

强子：（支吾着）谁胡说八道了，那谁……不就是您那青梅煮酒吗！

强子妈：……呵呵……说你没文化吧！那叫青梅竹马！

强子：啊对，青梅竹马，您不就惦记那个马吗！

强子妈：小兔崽子！谁告儿你的？

强子：咳，这都是公开的秘密，谁不知道啊！

强子妈：（追着打强子）今儿你把话给我说清楚，谁告儿你的？

强子：我不说，打死我也不说！（俩人追打，姜阿姨上）

强子妈：你给我说清楚了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是谁这么说你妈了，还是你妈我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了让你抬不起头来了？啊？我好几十岁的人了，让你小兔崽子在背后瞎扯扯我……你这讨厌你……你说你什么意思？

强子：……哎……我呀，我就不说，我急死您……

强子妈：好，你不说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别躲，今儿你这顿打是挨上了。好长时间不打你，你屁股痒痒了是不是？你等着、你等着……我今儿好好儿教育教育你，我让你嘴欠。（强子和强子妈追逐着，正在这个时候，姜阿姨进。）

姜阿姨：强子妈！强子妈！呦！这娘俩儿怎么又掐上啦！

强子：姜阿姨，您看我妈，动不动就挤兑我，这还让不让人活了！

强子妈：你要是但凡有点儿出息，我能着这么大急发这么大火吗！

姜阿姨：行了，你们娘俩先消停会儿，我跟你们说个事儿。那些戏园子的人啊，要编排你们，把你们的事儿啊，搬到戏台上去！（强子母子闻听各有反应，强子兴奋，强子妈警惕。）

强子：嘿！我的事儿也能上台？

强子妈：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啊！这谁出的馊主意？

姜阿姨：还有谁啊？何大主任呗！

强子：嘿！怪不得齐主任说找我有事儿呢，就这事儿啊！妈，瞧见没有，您看不上我，可人家搞艺术的可把咱当盘菜。得，回头把我这点儿创业史跟他们聊聊！也给他们增加点儿素材！

强子妈：德性！拿着尿盆子当饭碗，你还以为这是好事儿呐！

强子：你甭管什么碗，能上戏台那就是大碗！

强子妈：还大碗呢！我看你也就是一酒盅！

强子：什么酒盅啊，妈，您还老嫌我爹是一酒鬼！我看你们呀，谁也甭嫌弃谁！

姜阿姨：行了，行了，你们别跟这儿逗咳嗽了，说正事儿吧，你们还真想让人家给编排到戏里啊？

强子妈：对了，这可不成！回头啊得找他们去！

强子：妈，这事儿交给我了！我去找他们说道说道！

强子妈：你~~行吗？（收光）

第三场

小草帽剧场内。

强子眉飞色舞的做讲解状，导演表情认真、若有所思。

晓光面带不屑。

楠芳听的带劲，不时露出倾慕的表情，晓光对此颇为敏感。

强子：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

导演认真的点头。

导演：嗯，不错！（对晓光、楠芳）

怎么着，照强子说的，咱们走走？

晓光：导演啊，这，怎么走啊？

导演：你说怎么走啊？你在中戏没做过观察人物练习啊！

晓光：不是，他说这么一大堆，走哪段啊？是他当倒爷那段还是吃瓦片儿那段？

强子：哎不对了，我跟你们白活半天你们怎么净盯着我倒霉的事儿啊！

导演：这样，就那段！就是强子见义勇为那段！

晓光：哪段儿啊？

导演：就是一老大妈被汽车刮倒，司机要跑，强子拦住车，跟司机理论，打起来那段儿！

晓光：就那段儿？得，来吧！把那个塔拉板、大裤衩给我拿来，对了，还有牙签儿！

强子：（认真的回忆）哎，我当时没叼着牙签儿啊！我记得我当时嚼着根儿黄瓜啊！

晓光：行嘞，开始吧导演！

导演：行，来吧！（王式捋头发、查式表情）

（晓光把强子前几天砸灯箱的动作安在这段故事里，重复强子当天砸灯箱时踢飞塔拉板，单脚蹦着追骂的神态再现。）

晓光：你丫给我站住！别说你开一三蹦子了，你就开一马三儿也甭想跑！麻利儿的给我下车，呦！怎么着！想动手，哥们儿早点刚吃完涮羊肉，正想活动活动消消食儿呢！

（楠芳笑的捂着肚子，导演托着下巴，用查式表情饶有兴趣的看着。）

强子：停！你丫成心是吧！我当时是这样吗！

（晓光故作认真状）

晓光：没有啊！我觉得你当时就该这样啊！我就是照着你来的！

强子：你大爷！我当时是英雄行为，（做英雄状）你丫不就是记恨我前几天踹你们灯箱那事儿吗！真他妈小心眼儿！

（晓光被戳穿，故作无辜状）

晓光：没有啊！导演你看……

导演：我说强子，刚才我觉得他演的还成，起码啊，还像你，这戏剧啊，就得演什么像什么。（对晓光）你呢，除了像强子以外，你还得把状态调调。

楠芳：对啊！人家强子当时是见义勇为啊，你怎么把人家演成坏蛋了！

（强子对楠芳感激，点头称是，晓光见状，充满醋意的对楠芳说，）

晓光：就你懂塑造人物！

楠芳：本来嘛！人家强子就是挺爷们儿的！

晓光：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跟我说说，什么是爷们儿？

楠芳：爷们儿就是敢作敢当！不小心眼儿。

晓光：你说谁呢？（导演对晓光）

导演：这么着，这段你再琢磨琢磨，咱先排下一段。强子，我觉得啊，刚才晓光演的也没错。你就那样！

（强子要急）

导演：可是呢，你得分什么事儿。别看你表面咋咋呼呼，其实你是一好人！（强子要急的神态一下子软下来，神情充满感动。）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小时候也是个有理想的好孩子，可是你爸妈那时候啊，经常吵架，没人管你，你学校得了好成绩，他们也不在乎，于是你就调皮捣蛋，想用这种方法引起他们的注意。可是呢，得到的只是他们的惩罚和老师的批评。于是你就开始破罐破摔！可

我知道，你的心里一直渴望别人对你的肯定。而且我也相信，你是有能力做一番事业的。（强子完全被打动）

楠芳：就是！我也觉着强子哥行！

晓光：哎呀，武术里有这么多兵器，练什么不好非练剑！

（楠芳白他一眼，喃喃自语）

楠芳：德性！

导演：我有个直觉，你心里啊，对你爸妈一直有个过节，刚才你说什么来着？你妈挤兑你爸开饭馆？

强子：哦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我妈啊，一直看不上我爸，嫌他没本事，挤兑的我爸没辙，跟几个哥们儿到顺义开饭馆去了。

导演：（若有所思状）哦，是这样。你刚才还说什么来着？什么青梅煮酒？

强子：哦，是这样，我妈以前有一中学同学，他们俩……（强子突然回过味儿来，警惕的刹住话头儿。）（导演、晓光、楠芳饶有兴趣的伸着脖子听着，强子刹住，三人互相会意的交换眼神。收光。）

第四场

强子家

（强子妈翻箱倒柜，从纸箱里扒出一个沾满灰尘的老相框，拿出抹布仔细地、深情地擦拭着。此时多媒体上出现七十年代知青的集体合影，音响悠悠地传出“让我们荡起双桨”或六七十年的青春歌曲。强子妈沉浸在对当年的美好回忆中。音乐渐收。强子妈手拿相框，喃喃自语。）

强子妈：快三十年了，也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？（对着镜框中的照片说）每次我经过交道口啊，都想起你。从初中到高中，你每天都送我回家，不管刮风下雨，没一天落下过。那时候我们多纯啊，整整六年，连手都没拉过！后来你去插队，我留在城里，咱俩就靠书信联系。那时候，最开心的事儿就是收到你的来信，你那信写得就跟诗一样。那些日子虽然很苦，可我们的心里真的很甜！后来你回城了，可家里非让我嫁给一个有房的人，我不愿意，我心里有你呀！可我每次跟你回家，看到你们一家七口挤在一间小平房里的时候，我就问我自己，我俩将来住在哪儿？就这样，我去你家一次，这心哪就凉一次。你说要我相信你、等你，我们一定会有自己的房子。我相信你，我等你，可我家里能等吗？最后我实在扛不住了，就跟你爸。昨儿个孩子问我，我心中的那个他到底是谁？这话我该怎么跟他说呢？孩子他爸虽然没什么本事，可是对我挺好，课我老是不自觉地拿他跟你相比，可这人跟人能比吗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日子过得磕磕绊绊的，一眨眼，我们都这岁数了，唉……（姜阿姨溜上，见状）

姜阿姨：干嘛呢？（抢过照片）

强子妈：哎呦，吓死我了，你进来怎么也不出声呀？

姜阿姨：哟！又把你那压箱底儿的宝贝翻腾出来了！

强子妈：我这不是想老同学，把照片拿出来看看嘛！这是瘦猴、这是齐大脑袋、这是你……

姜阿姨：啧啧……你糊弄得了别人，你糊弄不了我。都多大岁数了，还想着第二春呢！

强子妈：谁想第二春了，你才想了。

姜阿姨：我是想第二春呢，（站起）课你瞧瞧，就我这吨位，谁看得上我啊！

强子妈：哈哈……年轻人叫这是丰满。

姜阿姨：你站起来，让我看看。

强子妈：干嘛呀？（强子妈站起来）

姜阿姨：哎呦喂！你还是要哪有啥的。转一圈让我看看。好家伙，你在我眼里，跟哪模特差不多。

强子妈：真的？我要是再年轻二十岁，我也去参加超级女声。

姜阿姨：那是那是。（看照片）哎呀！当初你啊，就是头发长见识短，你说你要再扛一阵，那好日子不就都来了吗？说不定你现在都住着大别墅、有那丫鬟、厨子伺候着！哪像现在，伺候老的伺候小的，拎着个破篮子天天去菜市场跟那帮菜贩子讨价还价！

强子妈：唉…咱就这命啊……行了，别贫了！

姜阿姨：哎，你还记得昨天那帮戏园子的人要编排强子的事儿吗？

强子妈：就他那点儿破事儿，编排就编排吧！谁稀罕看呢！

姜阿姨：（神秘地）你听我说啊，我今儿早上倒垃圾的时候，故意拐了个弯儿，到他们那戏园子瞅了一眼，好家伙！你猜他们演什么呢？

强子妈：演什么？强子呗！

姜阿姨：不光是强子，还有你呢！

强子妈：（惊讶地）我？我有什么好编排的！

姜阿姨：（用嘴努了努强子妈手里的相框，强子妈疑惑地随姜阿姨的暗示，将视线落到相框。）

强子妈：什么意思？

姜阿姨：什么意思，编排你跟他呗！

强子妈：（惊讶地）他？我跟他有什么好编排的呀？

姜阿姨：那我哪儿知道啊？反正编排的有鼻子有眼儿的！

强子妈：（渐渐不安地，急切问道）他们怎么编排我的？

姜阿姨：（做难以启齿状）哎哟~~~啧啧啧啧！

强子妈：什么意思啊？装神弄鬼的，快说！

姜阿姨：哎你自己去看吧！反正，我说不出口！

强子妈：你说这事，就咱们几个人知道，是谁告诉他们的？
（二人思考，强子妈怀疑姜阿姨。）

姜阿姨：哎……你别看我呀，咱们可都是老同学了，你不相信谁还不相信我呀，这话我可没说。

强子妈：（边想边说）老姜，老齐……？

姜阿姨：（神秘的）保不齐！
（强子妈正要再追问，强子兴冲冲地上。）

强子：呦，姜阿姨又来啦！

姜阿姨：瞧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叫又来了！我才来你们家几趟啊？

强子：几趟？有段戏词儿怎么说的来着？有墙是两家，拆了墙就是一家，您啊！有墙没墙差不多！

姜阿姨：嘿！你这小子！

强子妈：强子，怎么跟你宋姨说话呢！坐那边去！

姜阿姨：强子，瞧你那高兴劲儿，有什么好事儿吧？

强子：（得意的）好……事儿！以前都是咱看人家演戏，今儿是人家演咱！

强子妈：（不屑的）就你那点儿破事儿，有什么好说的！！

强子：妈，瞧您说的，您儿子就这么没起子？

姜阿姨：哎，他们都编排你什么事儿了？

强子：什么事儿？（得意的）见义勇为！

姜阿姨：就你还见义勇为？

强子：姜姨，您怎么跟我妈一个腔调啊！我就没干过什么好事吗？

姜阿姨：（摇头）嗯，少……！

强子妈：老姜，别看我们家强子五大三粗的，心地善良。今年下头场雪哪天晚上，强子回来抱一个纸箱子，我打开一看，是一只小狗。就这么大，不知道谁仍马路上，这还不冻死。第二天一看，这小狗有病，我们家强子看这小狗可怜，就送宠物医院去看病了。花了多少钱来着？

强子：九百多！

强子妈：小一千块钱呢！

姜阿姨：呦，强子，你还是个挺有爱心的人呢。

强子：不值一提。

姜阿姨：那我就不明白了。你怎么老是跟你姜姨，我们家狗过不去呢？把我们家狗往死里整。

强子：那是因为你们家狗太贫、太碎！

姜阿姨：呸！你骂谁呢？
行、行……你给我讲讲，他们是怎么编排你见义勇为的……

强子：（来情绪了）瞧着啊！他们是这么演的！（开始表演强子拦住肇事司机的场景）嘿！你丫给我站住，出了事儿想跑？（摆出一副李小龙的架势，以及经典的擦鼻子的招牌动作。）

姜阿姨：你打架就打架呗，擦什么鼻涕啊！

强子：姜阿姨，你这就老土了，这叫……派！
姜阿姨：派？甭让人把你给拍了就行！
强子妈：（不动声色的）强子，你还给他们说什么了？
强子：（意犹未尽的）记不清了，反正说了好（豪）……多呢！嗯……（做思考状）好像那导演问我什么“青梅煮酒”来着。
强子妈：是“青梅竹马”吧？
强子：哎对！是“青梅竹马”！
（强子妈和姜阿姨交换了一下眼神。）
强子：妈，我可没全说，我就说你以前有个挺好的中学同学，再往后我就打住了。
强子妈：谁让你多嘴，跟人家说这个了？
强子：哎我说什么了，我不就说你有一挺好的中学同学吗，您要心里没事儿您急什么呀？
强子妈：谁急了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！
强子：哎呀，妈，谁都年轻过，这也没什么可遮遮掩掩的。
强子妈：（渐急）我有什么可遮遮掩掩的！我们那是正儿八经的同学，光明正大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
强子：妈呀，也不是我说您，您说当年要是跟了那个青梅什么“马”，今儿我还用为了一辆马三儿着急吗？我不早就开上宝马了！人家那可是美国的大博士、大老板！他要是我爹，那我怎么着也能弄个总经理干干吧！
强子：你脑子有病！成天做梦想着天上掉馅饼！
强子：哎妈，这可保不齐！你看那电视剧《奋斗》里面不就冒出一巨有钱的亲爹来吗！
强子妈：放你妈的屁！你妈是那样的人吗！
（姜阿姨神秘的瞥了强子妈一眼，这个眼神被强子看到。）
强子：那……谁知道？
强子妈：噢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是你这混蛋玩意儿跟人家胡说八道，瞎编排你妈，不行，我得找他们说理去！
姜阿姨：对，找他们去！
强子：哎呀，妈呀，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！我也没说什么呀！
强子妈：少废话！你也得去！走！
（强子妈拽着强子拖下，姜阿姨在一旁撵掇跟下，行动中收光。）

第五场

小草帽剧场内。

（情景再现：晓光和楠芳表演强子妈和初恋情人分手，找不着感觉。按照80后的方式表现。）
导演：晓光、楠芳，咱们把强子妈和初恋情人分手的那场戏来来！
晓光：哎呦，导演，上来就玩儿一个高难度啊！
楠芳：导演，怎么演啊？没感觉啊！
导演：没感觉啊，演演不就有了吗！先来着再说！来！开始！
（楠芳饰演的年轻强子妈坐着，晓光饰演的初恋情人站在旁边，情景是现在当下小青年说出的话。）
初恋情人：你到底怎么想的
年轻的强子妈：我不是都说了吗？
初恋情人：你说吧，房子和我你到底选哪个
年轻强子妈：你没长耳朵啊？我还要说几遍啊
初恋情人：你还真要，住他们家的那套破房子吗？在哪各地段，多大面积？能跟咱们哪比吗？
年轻强子妈：还跟咱们那比啊？800块钱一个月那个，没地儿洗澡没地上厕所！早上起来还要倒尿盆
初恋情人：我说的是咱们贷款买的那套房子，每个月的按揭不都是我付的吗？你掏过一个子儿吗？
年轻强子妈：我晕，还我掏过一个子儿吗？首付不就是我付的吗？对了，我妈的钱什么时候还！你说啊，说清楚啊！！（初恋情人又语塞，支吾着。）

初恋情人：我我我我。。

导演：行了行了行了。。你们怎么把你们家里的事搬出来了！还按揭，晓光那个年代没有首付按揭！南方！你，你是在做一个重大的人生决定！不是跟他怄气，别整的跟那80后小姑娘分手当儿戏似的！别那么轻率！！

（楠芳很认真的反驳）

楠芳：导演，我是很认真的演，我跟我前男友分手就这样的！

晓光：导演，这我作证，她就这样的

楠芳：又有你。。又有你，我跟我前男朋友分手你怎么知道的啊！！你哪只眼睛看见的啊？

晓光：我就。。这只眼睛看见的！

楠芳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导演：又吵又吵又吵。。。要吵回家吵去！我是在说你们的状态！（南，晓对笑）状态懂吗！对于演员来说，什么是生命？

（晓光、楠芳茫然的）

二人同问：什么？

（导演查式手势）

导演：状态！你们去想一想，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他们会怎么样分手，在那样的一个大的环境下，用什么样的方式分手！预备。。。开始

初恋情人：你真的想好了？

年轻强子妈：想好了。

初恋情人：你真的要为了那套房子，放弃我们的感情？

年轻强子妈：我是舍不得你，可你也得为我的未来想想

初恋情人：你的未来就是要住大房子？

年轻强子妈：我不要大房子，我只要一间属于我们俩的小房子，这个要求过分吗？

（初恋情人语塞。）

初恋情人：你说的都对，我们家地儿是小，可我心里大！我心里有你啊！宝贝儿！

楠方：没有宝贝儿。

晓光：你别打断我。

楠方：那时候没有说宝贝儿的。

晓光：我说有就有……

导演：停！过来过来过来！刚才这个戏啊，词儿攒的还行！就是你俩这状态不对。你们这是分手不是吵架！（冲晓光）你，那年头没说“宝贝儿”的！

晓光：那，那说什么啊？

导演：自己想去！（嘟囔着）中戏怎么上的！

（冲楠芳）

导演：楠方，这次的感觉还可以。但你还得想象在那种大环境下，她的心里依据是什么。

那个年代的人分手，特别是像这对恋人，是在相爱的状态下面对残酷的现实而无奈的分手！知道什么叫有缘无份吗？这两个人心底，都有一种悲哀！男的是真的想留住女的，女的是真不想走，但又不得不走！男的心里知道，他留不住，但他还是想留。什么叫做最后的挽留，自个儿想去吧！再来一遍！

（晓光冲楠芳做鬼脸）

导演：来，再来一遍！（招牌动作）

初恋情人：你真的想好了？

年轻强子妈：想好了。

初恋情人：你真的要为了那套房子，放弃我们的感情？

年轻强子妈：我是舍不得你，可你也得为我的未来想想

初恋情人：你的未来就是要住大房子？

年轻强子妈：我不要大房子，我只要一间属于我们俩的小房子，这个要求过分吗？

（初恋情人语塞。）

初恋情人：你说的都对，我们家地儿是小，可我心里大！我心里有你啊！

（晓光、楠芳很认真的按照导演刚才的指示重来一遍，过程中，齐主任、林经理蹑手蹑脚的上。韩导半起身客套让座，齐主任用手势示意他坐下，何、杨二人找一犄角坐下，看二人的表演。戏毕，导演起身。）

导演：哟！何大主任，林经理，来视察一下？

（齐主任谦逊的）

齐主任：别别别，我们就来学习的。

导演：那什么，齐主任、林经理，给提提意见吧！

（齐主任和林经理互相谦让）

齐主任：那我就先说？我觉得啊，首先这演员的劲儿啊，和那个年代的人还有距离，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表达感情的方式…反正挺那个的！是吧，导演？

（导演点头称是）

齐主任：第二呢，我觉得，这两人，不伤心！

（导演点头，冲着俩演员，意思是：听见了吗，跟我说的一样，没走心。）

齐主任：再一个吧，我觉得吧，这两个人看不出是哪儿的人来。这俗话说啊，北京城是东富西贵，南贫北贱，就说咱这锣鼓巷啊，看着不起眼儿，那名人故居可不老少啊！（冲晓光）就说这中戏吧，你知道它以前是干什么的？

（晓光一脸茫然）

晓光：不知道。

（齐主任冲晓光、楠芳捎带着韩导）

齐主任：中戏以前是段祺瑞政府陆军总长，代理国务总理，靳云鹏的旧宅（晓光、楠芳对视吐舌头）

韩导：嘿，没想到，还真有来头啊！

（林经理插话）

林经理：就说咱这小草帽剧场吧，以前那是民国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妹妹住过的地方。

楠芳：哟，那这么说咱小草帽剧场还是一绣楼呢！

齐主任：所以说，这强子妈虽然是东城一普通人家出来的，可她身上，就有一要面儿的劲儿！

冲晓光）

齐主任：她是爱你，可她能到你们家那七八口子人挤一块儿的小平房里跟你生孩子去吗？

（晓光很实诚的）

晓光：不能！

齐主任：所以说，在感情和体面之间，她选择了体面的活着。（冲楠芳）什么才叫体面？那就是住在人住的房子里！（冲晓光）所以，她选择了爱着离开你！明白了吧！

（晓光若有所思的）

晓光：嗯，明白了。

齐主任：晓光，就说你吧，听说你现在也在贷款买房子，你今天要是没房，哪个女孩愿意跟你啊！所以，它不管

哪朝哪代，都离不开那个老理儿：嫁汉嫁汉穿衣吃饭！理想在现实面前，永远是脆弱的。（冲楠芳）是

吧！姑娘！

楠芳瞥了一眼晓光，表示同意。晓光有同感的但又哀叹的点点头。）

所以说，我们这各级政府，当然还有我们这街道委员会都在尽我们最大努力，尽可能地改善居民的生活，让大家从那七八十年代盖的小平房，地震棚里解脱出来，早点住上更好的房子，让咱这片儿的老百姓生活的更体面！（冲林经理）林经理，你说，是不是这个理儿！

林经理: 是啊！所以，咱盖这个小剧场，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吃好住好的基础上，在精神上也能活的更好，在
家门口就能看上好戏。你就说在咱周围出现的这些酒吧、咖啡馆，那些卖时尚玩意儿的小店吧，这不都是为了方便大家的生活，让大家活的更开心吗！现在咱们这条街啊，那都可以跟三里屯、后海叫
板！凭什么，就凭咱们这条街的文化特色。（问楠芳）你知道，咱们这片儿有什么文化特色？

楠芳: 什么文化特色？

齐主任: 傻闺女，你们中戏啊！还有帽儿胡同的国话。

晓光: 还有人艺！

楠芳: 还有七色光的儿艺！

林经理: 对啊！咱们这条街和后海、三里屯那是截然不同！咱们这的文化特色就是戏剧啊！所以说，你别看咱
这是个民营的胡同里的小剧场，那可是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啊！在那看戏的观众里保不齐就有什么行家能人呢！

韩导: 所以，甭管谁来看，你们随时要保持~~~

晓光、楠芳: 什么？
（韩导手势出、查导式的哆嗦）

韩导: 状态！
（场外强子的画外音）

强子: 妈您别拽我！我自己会走，您着什么急啊！
（强子妈边拖着上场上场边说）

强子妈: 甭废话，快走！（姜阿姨跟上）

姜阿姨: 对，这回啊，好好跟他们理论理论！齐主任！齐主任！

齐主任: 谁叫我？哟！老姐姐，您今儿怎么大驾光临！有何贵干？

强子妈: 我不是找你的，对，找你也行！是你让那帮演戏的编排我来着？

齐主任: 没有啊！你这听谁说的？

强子妈: 强子，你说！是谁让你跟这帮演戏的抖搂咱们家底儿的？
（强子左右为难的支吾着）

强子: 没！没谁，是我跟人瞎聊天嘛！

强子妈: 瞎聊天？你聊你自己啊，扯上我干嘛？让人家瞎编排，我这老脸往哪儿搁！

姜阿姨: 是啊，齐主任，咱们都老街坊了，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！

齐主任: 哎呀，老姐姐，你消消气儿，听我说！真的没有瞎编排你，那是往好里演你呢！

强子妈: 往好里演我？我怎么听说他们净往歪里演我呢！

韩导: 没有啊！（求证式的看了晓光、楠芳一眼，二人点头证实。强子妈看姜阿姨）

强子妈: 姜阿姨，您那天可是看见了吧？

姜阿姨: 我看的真真儿的！嘿，我这老脸看得都臊的慌！
（韩导、晓光、楠芳三人疑惑的对视）

晓光: 姜阿姨，您什么时候看见的？

姜阿姨: 咳，就我那天上午倒垃圾的时候，我特意拐了个弯儿，看见你俩抱一块又搂又啃的！
（晓光恍然大悟、冤枉的）

晓光: 咳！姜阿姨！
（楠芳臊红着脸，略带气恼的）

楠芳: 姜阿姨，您怎么还有这嗜好啊！怎么偷看啊！

姜阿姨: 你甭我怎么看，你俩是不是抱一块来着！

晓光: 姜阿姨，她是我女朋友，我们俩当时正那••那什么来着！。。。是吧？！

楠芳: 行了，别说了

姜阿姨: 哎呦，甭跟我扯这里格愣！

韩导: 不排了！不排了！这戏没法排了……

林经理: 韩导，您不能走，这戏得排啊！

齐主任：大家听我说说！什么事儿啊，街坊邻里的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商量呢？有话好好说嘛！韩导，这戏咱还得排……

强子妈：你们甭在这儿矫情！反正胡编排我就不行！

强子：妈！你搞清楚了再说！人家真的没胡编排你！

强子妈：住嘴！要不是你这儿臭显摆，能扯出这么多事儿来！

韩导：嫂子……。

强子妈：谁是你嫂子啊！

韩导：大嫂子……

强子妈：你谁啊？

韩导：我是导演！

强子妈：你参合什么呀，你说话管用吗？

韩导：您先听我说！要不这样，我们把这戏啊，演给您看看，您看完了再批评我们，成吗？

齐主任：老姜，你们都老姐们了，劝劝劝劝！

姜阿姨：得，看你面上，我就说说！强子妈，你也别生气了，咱们先瞧瞧，然后再说！

强子妈：我才不看呢，没工夫！

强子：妈，瞧瞧，瞧瞧…咱先瞧瞧

姜阿姨：先瞧两眼再说！

齐主任：老姐姐，您先看看！要是您觉得不好看，我就不让他们演了，您看这样成吗？

强子：妈，行，行！

强子妈：那好吧，那咱们就先瞅一眼，如果编排我了，那就不能演！

齐主任：好的，导演，准备好了吗？

韩导：好，演员准备！注意啊！
（韩导和晓光、楠芳三人同时手势）状态！……开始！
（静场三秒钟后，起文革时期的抒情小提琴音乐）

初恋情人：你真的想好了？

年轻强子妈：想好了。

初恋情人：你真的要为了那套房子，放弃我们的感情？

年轻强子妈：我是舍不得你，可你也得为我的未来想想

初恋情人：你的未来就是要住大房子？

年轻强子妈：我不要大房子，我只要一间属于我们俩的小房子，这个要求过分吗？
（初恋情人语塞。）

初恋情人：你说的都对，我们家地儿是小，可我心里大！我心里有你啊！宝贝儿！

年轻强子妈：光心里有什么用啊！你的心再大，可我能住你心里吗？

初恋情人：我们可以一起奋斗，总有一天，我们会有自己的房子的。

年轻强子妈：总有一天？可这一天在哪儿？（初恋情人又语塞，支吾着。）

初恋情人：嗯~~反正你得相信我！

年轻强子妈：我是想相信你，可你拿什么让我相信！（初恋情人语塞）

初恋情人：我……！

年轻强子妈：算了吧，咱们都别难为自个儿了！你放我走吧！

初恋情人：难道我们这么多年感情，就这么完了吗！

年轻强子妈：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好！
（年轻强子妈无声的从黄色挎包里掏出一捆扎好的信，缓缓地、沉重地递给初恋情人，初恋情人看着信，不接，伤恸的说道）

初恋情人：这些信里，有我们全部的梦，难道就这样烟消云散了吗！

年轻强子妈：再美的梦，总会醒的！
（现实中的强子妈拿手绢拭泪，被姜阿姨和强子看到）

初恋情人：我能抱抱你吗？

年轻强子妈：不能。

（年轻强子妈闭上眼睛等待着。初恋情人迟疑的、心里颤抖着向年轻强子妈走去。走动过程中，姜阿姨偷看强子妈，（引领观众）视线从强子妈的眼睛逐渐转移到强子妈逐渐抓紧手绢的手上，此时初恋情人已走到年轻强子妈跟前，停顿两秒，猛地抱住！年轻强子妈顺从的两手下垂的倒在怀里，两秒钟后两手缓缓的抬起，缓缓的搂住初恋情人的腰，两人紧紧的拥抱在一起！音乐随两人情感的燃点往上推。）

（众人鼓掌，过后导演对强子妈说）

导演：您看，我们排的真实吗？

（强子妈痛悔的带着哭腔的摇头说道）

强子妈：不！不是！（众人愕然 面面相觑）（强子妈痛悔的柔声说道）

强子妈：要是那样，就好了！

（强子妈从低声抽泣越来越强烈，放声大哭，仿佛把一生的委屈都宣泄出来。此时，强子走过来）

强子：妈，妈，您别哭了！我知道您这辈子不容易，心里憋屈！

（强子妈闻听此言，愈加的委屈，哭中说道）

强子妈：当初我就是为了你姥姥、姥爷，为了让这个家住的宽敞点儿，我才跟你爸爸！谁承想，房子是住宽敞了，可我这心哪……老姜，我憋屈了几十年了！

姜阿姨：我知道……我知道……

齐主任：老姐姐，老姐姐，您听我说，这种情况啊，再也不会发生了！咱们这一带的住家儿啊，政府都有规划，让咱老百姓，住宽敞房，过舒心日子！您以后啊，就敞敞亮亮、开开心心的往前过吧！

林经理：是啊！大妈，您看，咱们锣鼓巷这些年不是变得越来越好了！而且我相信，有咱政府的支持啊，咱们锣鼓巷会变得越来越好，成为咱这北京城的一景儿！大妈，您信吗？（强子妈抽泣的点头说道）

强子妈：我信，我信！

韩导：大嫂，那您看我们这戏，这么演，成吗？

强子妈：成！成！就这么演！（韩导冲着观众说道）

韩导：好，各位观众，欢迎大家来到小草帽儿剧场，观看我们的小剧场话剧《锣鼓巷的故事》，希望大家看完我们的演出后，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，能够保持一个愉快的……状态！（导演和演员一起说“状态”。）

完